

杭州全书·良渚丛书

王国平 总主编

玉器的故事

蒋卫东 著



杭州出版社

王国平 总主编

玉器的故事

蒋卫东 著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玉器的故事/蒋卫东著.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13.12

(良渚丛书)

ISBN 978-7-80758-7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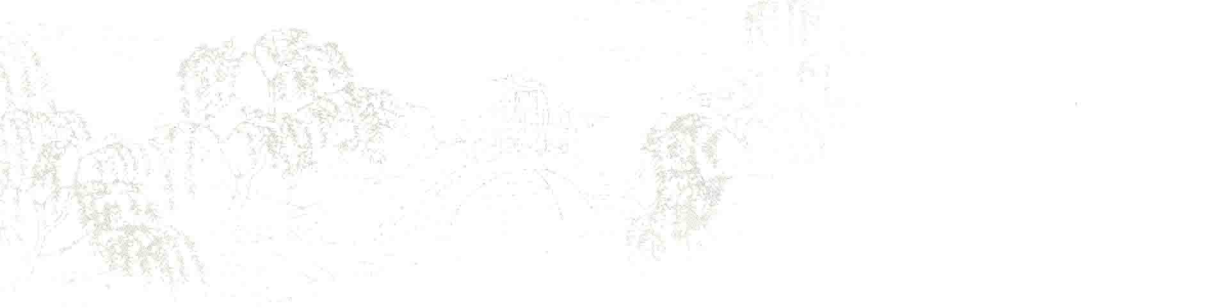
I. ①玉… II. ①蒋… III. ①良渚文化—古玉器—研
究 IV. ①K87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03114号

玉器的故事

蒋卫东/著

责任编辑	钱登科 夏斯斯
美术编辑	赵 辛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杭州西湖文化广场32号6楼) 电话: 0571-87997719 邮编: 310014
排 版	杭州美虹电脑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星晨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字 数	284千
印 张	15.25
插 页	6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8-795-8
定 价	54.00元



杭州全书总序

城市是有生命的。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成长史，有自己的个性和记忆。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不计其数的城市，大大小小，各具姿态。其中许多名城极一时之辉煌，但随着世易时移，渐入衰微，不复当年雄姿；有的甚至早已结束生命，只留下一片废墟供人凭吊。但有些名城，长盛不衰，有如千年古树，在古老的根系与树干上，生长的是一轮又一轮茂盛的枝叶和花果，绽放着恒久的美丽。杭州，无疑就是这样一座保持着恒久美丽的文化名城。

这是一座古老而常新的城市。杭州有8000年文明史、5000年建城史。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杭州文化始终延绵不绝，光芒四射。8000年前，跨湖桥人凭着一叶小木舟、一双勤劳手，创造了辉煌的“跨湖桥文化”，浙江文明史因此上推了1000年；5000年前，良渚人在“美丽洲”繁衍生息，耕耘治玉，修建了“中华第一城”，创造了灿烂的“良渚文化”，被誉为“东方文明的曙光”。而隋开皇年间置杭州、依凤凰山建造州城，为杭州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此后，从唐代“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的东南名郡，吴越国时期“富庶盛于东南”的国都，北宋时即被誉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东南第一州”，南宋时全国的政治、经济、科教、文化中心，元代马可·波罗眼中的“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明代产品“备极精工”的全国纺织业中心，清代接待康熙、乾隆几度“南巡”的旅游胜地、人文渊薮，民国

时期文化名人的集中诞生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湖山新貌，尤其是近年来为世人称羡不已的“最具幸福感城市”——杭州，不管在哪个历史阶段，都让世人感受到她的分量和魅力。

这是一座勾留人心的风景之城。“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天下景”，“壮观天下无”的钱江潮，“至今千里赖通波”的京杭大运河（杭州段），蕴涵着“梵、隐、俗、闲、野”的西溪烟水，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杭州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美不胜收，令人惊艳。今天的杭州，西湖成功申遗，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东方休闲之都、国际花园城市等一顶顶“桂冠”相继获得，杭州正成为世人向往之“人间天堂”、“品质之城”。

这是一座积淀深厚的人文之城。8000年来，杭州“代有才人出”，文化名人灿若繁星，让每一段杭州历史都不缺少光华，而且辉映了整个华夏文明的星空；星罗棋布的文物古迹，为杭州文化添彩，也为中华文明增重。今天的杭州，文化春风扑面而来，经济“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相得益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齐头并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完美融合，杭州不仅是“投资者的天堂”，更是“文化人的天堂”。

杭州，有太多的故事值得叙说，有太多的人物值得追忆，有太多的思考需要沉淀，有太多的梦想需要延续。面对这样一座历久弥新的城市，我们有传承文化基因、保护文化遗产、弘扬人文精神、探索发展路径的责任。今天，我们组织开展杭州学研究，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杭州学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杭州传统文化和本土特色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包括西湖学、西溪学、运河（河道）学、钱塘江学、良渚学、湘湖（白马湖）学等重点分支学科。开展杭州学研究必须坚持“八个结合”：一是坚持规划、建设、管理、经营、研究相结合，研究先行；二是坚持理事会、研究院、研究会、博物馆、出版社、全书、专业相结合，形成“1+6”的研究框架；三是坚持城市学、杭州学、西湖学、西溪学、运河（河

道)学、钱塘江学、良渚学、湘湖(白马湖)学相结合,形成“1+1+6”的研究格局;四是坚持全书、丛书、文献集成、研究报告、通史、辞典相结合,形成“1+5”的研究体系;五是坚持党政、企业、专家、媒体、市民相结合,形成“五位一体”的研究主体;六是坚持打好杭州牌、浙江牌、中华牌、国际牌相结合,形成“四牌共打”的运作方式;七是坚持权威性、学术性、普及性相结合,形成“专家叫好、百姓叫座”的研究效果;八是坚持有章办事、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房办事相结合,形成良好的研究保障体系。

《杭州全书》是杭州学研究成果的载体,包括丛书、文献集成、研究报告、通史、辞典五大组成部分,定位各有侧重:丛书定位为通俗读物,突出“俗”字,做到有特色、有卖点、有市场;文献集成定位为史料集,突出“全”字,做到应收尽收;研究报告定位为论文集,突出“专”字,围绕重大工程实施、通史编纂、世界遗产申报等收集相关论文;通史定位为史书,突出“信”字,体现系统性、学术性、规律性、权威性;辞典定位为工具书,突出“简”字,做到简明扼要、准确权威、便于查询。我们希望通过编纂出版《杭州全书》,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杭州的前世今生,发挥其“存史、释义、资政、育人”作用;希望人们能从《杭州全书》中各取所需,追寻、印证、借鉴、取资,让杭州不仅拥有辉煌过去、璀璨的今天,还将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是为序。

王國平

2012年10月

良渚全书序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地区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因1936年在余杭区良渚镇的首次发现而得名，距今约5300—4300年。研究表明，良渚文化以其独特的文化面貌和高度的发展水平，在中国文明起源多元化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七十多年来，经过不断深入的考古发掘与调查研究，基本认定作为良渚文化重要分布区的良渚遗址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瓶窑两个镇地域内，总面积约42平方公里。遗址区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约135处良渚文化遗址点，包括古城、墓葬、祭坛、村落、防御工程、礼制性建筑基址、水利设施、制玉作坊等类型，它们分布密集、内涵丰富、规模宏大、结构严谨，彰显了良渚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和文明化。

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再次证明了以莫角山为中心的区域是良渚文化的中心，为我们准确认识良渚文化的社会发展进程及其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意义提供了全新的资料。作为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实证，它对中国乃至世界史前文明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称之为“中华第一城”，严文明先生也欣然提笔，写下“良渚古城，文明圣地”的题词。

因此，对良渚文化的综合性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其物质社会和精神世界的基本内涵，深化对良渚文化乃至整个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总体认识，并且对于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中集中权力的形成、社会等级的分野、宗族制度的端倪、礼仪礼器的功

能、大规模社会资源的调度能力等关键性问题和深化人们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方式、途径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更好推广良渚文化、良渚遗址和良渚古城的内涵价值，促进学术研究的开展，推进研究成果的整理、挖掘和创新，扩大良渚文化在国内外的影响力，配合良渚申遗，打响良渚文化品牌，有效推动余杭文化产业发展，良渚研究院特组织专家学者编纂出版这套《良渚全书》。我们的作者都以非常严谨的学术态度来对待它们，结合目前最新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进行了撰写，力求以合理的诠释，为读者部分复原良渚文化时期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相生相伴的场景和细节。

今天，良渚文化的研究保护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不仅得到了余杭区委、区政府等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也从高高的神坛走进了人民大众的心中，良渚文化已成为余杭人文精神的象征，成为余杭打造“品质之城，美丽之洲”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

希望本套全书的出版，能够使更多的人认识、了解良渚文化，进而关注良渚文化，关注余杭，参与到良渚文化的保护、研究、弘扬、申遗的队伍中来。也希望良渚遗址能早日申遗成功，走向世界。

徐立毅

2013年6月

〔徐立毅，杭州市委常委、余杭区委书记、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书记〕

引言

在良渚博物院接待参观者，经常被问到一些关于良渚文化玉器的问题。

问得最多的问题：“这（展品）是真的吗？”

当肯定地答复展柜内展陈的良渚文化玉器都是真品后，他们中的某个人常常又会惊讶地接着问：“怎么良渚玉白乎乎的，像石头，跟我们平常见到的玉完全不一样？”

刚把古玉因埋藏在地下，受到温度、湿度、酸碱度等因素的影响，发物理、化学的次生变化，逐渐失去透明感、褪掉颜色的原理与过程，简单地解说完，他马上又会饶有兴趣地问：“那么，良渚玉器的玉料是从哪里来的？”

于是，又费一番口舌，从地质资料到文献记载，把良渚玉器就近取材的可能性作了一通解释。谁料，他的问题在参观途中接踵而来，不依不饶。

“既然没有金属工具，良渚玉器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您说用麻绳裹沙加水可以切割玉料，有什么根据吗？”

“良渚玉器上的花纹，线条这么细，眼睛都看不清楚，真的能用石头刻出来吗？”

“玉琮为什么有的高，有的矮？高与矮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玉璧是用来祭天的吗？为什么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圆，有的不圆？”

“为什么良渚玉器会有这么多的种类，它们都派什么用场？”

“良渚玉器上的花纹，为什么会繁简不一？”

“‘神徽’像刻的到底是哪路神仙？人与兽合体有什么含义吗？”

“玉璧上的刻画符号，怎么这么浅，用放大镜都看不清？”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那件十节玉琮，是良渚文化的吗？”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玉琮是最高级的吗？”

.....

且慢！且慢！如果以上这些参观者提到的问题，您也有了解的兴趣，那么，请您且耐住性子，听我慢慢道来。或许，您的一些疑问会在阅读中得到答案。

目 录

引 言

壹	发现认知的历程·····	1
贰	瑶琨美玉何处产·····	37
叁	玉不琢不成器·····	55
肆	定名分类非小事·····	83
伍	器形源流藏乾坤·····	115
陆	纹饰刻符别样工·····	159
柒	神圣精致两相融·····	195

后 记

壹

发现认知的历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玉器，至迟在东周时期，已被视为前世遗珍，成为吴越王室贵胄的珍藏。江苏吴县严山春秋玉器窖藏（也有学者认为它是吴王或越国贵族墓葬），就出有璧、琮等多件良渚玉器，其中一件良渚高节玉琮被作为玉料，加以切割再利用^[1]（图1-1）。浙江安吉递铺垆坝战国墓中，也出土过一件直径24厘米的良渚玉璧^[2]（图1-2）。

到了北宋中叶之后，随着金石学的兴起，对于古代玉器的著录，逐渐成为文人士大夫倾注精力的一项重要学问与雅事。目前所见第一部著录良渚玉器的金石学著作，是元代朱德润的《古玉图》。《古玉图》专录玉器39件，第3件“珣玉蚩尤环”是典型的良渚文化龙首纹玉镯（图1-3）。所谓的“蚩尤”，实际上是良渚玉器特有的一类经艺术虚构的兽面纹饰，主要琢刻在良渚文化早中期环、镯、璜等圆形玉器的外缘，也有个别的圆雕作品，研究者定其名为“龙首纹”^[3]。



图1-1 吴县严山窖藏作为玉料切割的良渚高节琮

[1]姚勤德、龚金元：《吴国王室玉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

[2]安吉博物馆：《安吉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3]刘斌：《良渚文化的龙首纹玉器》，载王明达、中村慎一：《良渚文化——中国文明的曙光（日中文化研究第11号）》，[日]勉诚社1996年版。



图1-2 浙江安吉递铺垆坝战国墓中出土的良渚文化玉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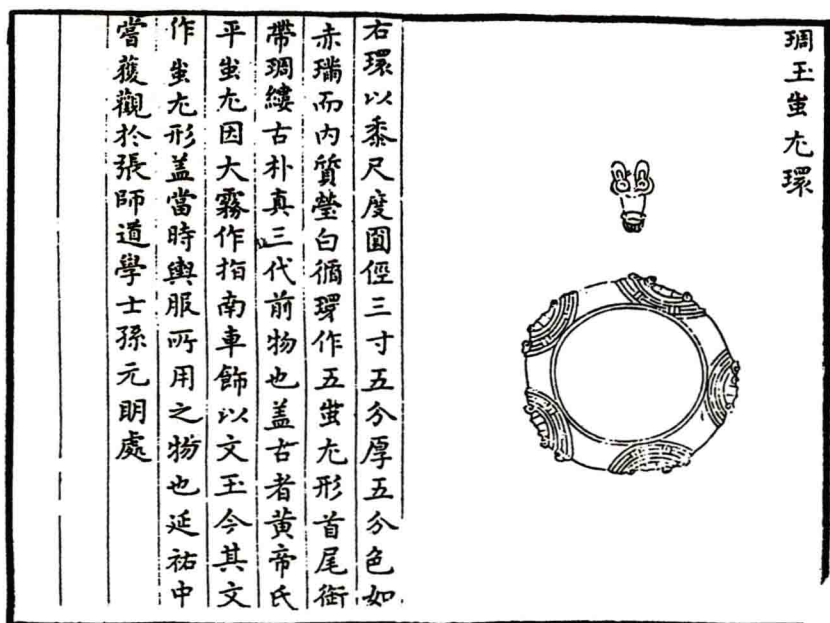


图1-3 朱德润《古玉图》著录的“琯玉蚩尤环”

引起朱德润关注和著录的先决条件，自然是良渚文化玉器在宋元时期的出土。国内外多家博物馆都收藏有宋代的一类琮式瓶，质地至少包括铜、石和陶瓷等不同质材。其中，铜和石质的琮式瓶，目前只出土于四川省的宋代窖藏（图1-4）。瓷质琮式瓶，考古出土实例不多，多为残件标本，但传世的完整器不少，南宋时期的瓷琮式瓶主要为浙江省内南宋官窑或龙泉窑等青瓷窑系所烧制的作品（图1-5）。琮式瓶的造型，外方内圆，四面中央有竖向凹槽，纹饰部分有横向短凸棱，显然模仿自良渚文化晚期高节玉琮的形态造型。

藉此，有学者认为良渚玉琮在宋代已为社会所熟知。不过，从北宋末年赵九成《续考古图》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宋代虽然已经接触到良渚玉琮，甚至还刻意以瓷、铜等质料模仿其造型，但对于这类器物的名称，却处在失忆的状态。因为，在宋代人的概念中，“琮”是一种平面圆八角造型的玉器^[1]（图1-6）。这就难怪《续考古图》虽然著录了一件玉琮（图1-7），但作者赵九成却以“或曰‘饮耑弛尊玉’”来敷衍搪塞^[2]。

除了琮式瓶外，还有其他考古资料为证。2003年发掘的浙江海盐天宁



图1-4 四川彭州窖藏出土的青铜琮式瓶



图1-5 四川遂宁窖藏出土的青瓷琮式瓶

[1][五代]聂崇义：《三礼图》。

[2][宋]吕大临、赵九成：《考古图、续考古图、考古图释文》，中华书局1987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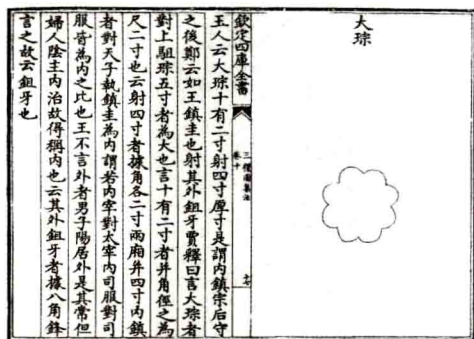


图1-6 五代聂崇义《新定三礼图》中的大琮



图1-7 《续考古图》中著录的玉琮

寺镇海塔地宫，为元代晚期所建。地宫“前龕的中央是一件通高为55.8厘米的高大青铜壶，壶下以一件直径为24.8厘米、厚1.6厘米的良渚玉璧作垫”^[1]（图1-8）。让人称奇的是，该地宫出土文物中，还有汉代铜镜和一些宋元时期的仿古青铜礼器，看来宝物的埋放者，除笃信佛事外，还是一位古物收藏的发烧友。

海峡两岸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宫旧藏玉器中，有一批圆润红熟，即所谓“熟坑”的良渚玉器，其中一些大件器物上还加琢有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御制诗。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邓淑蕓，收集公布乾隆17首跟玉琮相关的御制诗，以及5件加琢御制诗的玉琮实物。这些御制诗的创作年代，自乾隆十三年（1748）延续到五十八年（1793），乾隆将现在统称为“琮”的玉器，分别命名为“瓶”、“杠头笔筒”、“輶头”、“輶头瓶”和“搗头瓶”（图1-9）。在其中一首诗的“序”里，乾隆考证所谓“搗头”，就是古时候舁抬车辇或乐鼓时，用来套在车辇或乐鼓前横木上，压在抬举者肩上的玉器^[2]。

玉琮是清宫旧藏新石器时代晚期

[1] 李林：《浙江海盐镇海塔地宫探秘》，载《典藏·古美术》2005年第7期。

[2] 此节及下节所引用论证和资料来自邓淑蕓：《狂飙中的玉琮》（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第70期）、《院藏良渚文化玉礼器研究》（台北《故宫学术季刊》2005年第1期）和《新石器时代玉器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92年版）。



图1-8 海盐镇海塔元代地宫出土良渚玉璧



图1-9 刻有乾隆御制诗的玉琮